改亭存稿

改亭存稿卷之五

崑山方鳳著　　玄孫士驥上服父重較輯

雜著

予讀人物志云坐無車公不樂喜其狎也顧公在坐令人不樂憚其嚴也可以觀德矣似也及讀宋公燕書楚有鬪子般者貌肅而言莊言必稱先王國人皆以爲脩絜人也一日飲遂啓彊家而沈尹壽師祁犁在焉語少褻般怒曰若等出入穢壞雖鬼見亦唾也尚敢𩗗言俎豆間耶衆色沮未幾有艶姬過門目般般遽起隨之去忽見一夫握刃疾走逐般蓋般通於姬姬豫約過門目招般將尾而私之不虞良人畀也

二子拊膺嘆曰天下寧復有是耶遂啓彊尤之曰二子何見之晚也昔紀侯好狙狙師飾以衣冠教之拜降人也紀侯覲之樂鼎鱻鱻之狙踔跳擲裂冠裳遁去故假飾人也其心狙也子何怪闒于般哉今人假排先王以文好言者衣袂相屬也然則以在坐樂不樂觀人之賢否亦未為全資也

予友曲林子過同年某氏不言而默思同年曰子何思曲林子曰思南濱子同年曰子何思南濱子之殷也以為好人乎曲林子艴然而起徐言於予曰子好直不能容人之過故人多毀之書至乎與東皋丈人論易予曰彼謂我非好人將心地傾險乎行止邪僻

乎言語縱放乎倫理虧玷乎禮貌粗淺乎願夫人之一指其瑕庶幾可改也夫人曰不然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雖以孔子之聖見慍羣小孟子之賢取譏嬖人誣歐陽子曰通於甥女石徂徠曰詐死亡胡誣朱子則及其母氏之言子婦之行人言之不足信如此子何病焉余曰不然懊摘小朽尺璧微瑕皆不得爲完物吾思吾過若言語之放禮貌之踈吾不得而辭其他則吾不得而受子路聞過則喜吾聞過則怒且不自責而自脩焉媿於古人多矣將復書由林子以謝同年之教

予嘗惟士之自聪者失於自輕如卞和之獻玉遂致

刖足及覲宋寘子旂者抱珉而獻於國曰美玉也王使王尹視之曰珉也卻還之歸遇楚丘丈人取視之曰子旂其幸矣哉卞和以玉獻尚遭刖況爾薦珉者乎子旂終不悟乎因感夫士之抱真才而自售者且不可況非真乎昔大心鈎以內聖外王之學干秦王公王乘迓之曰子之道古道也不宜於今是翠黃擒鼠也秦王果不用時尊盧沙本無術指天大言曰使尊盧沙為卿楚不強者有如日既為卿三月無異晉師卒至王恐甚與計事尊盧沙瞠目視不對徐曰惟割地與平耳王怒劓而縱之故君子以大心鈎比卞和以尊盧沙比子旂是真才與假才並售而兩棄之

吁知己之難遇也夫

予方獨坐緩照齋有借山居士見過論交游中人物居士曰士之窮通信有命乎業之勤荒亦與也予曰何以徵之居士曰吾里有章縱士言午者與言召子同學言午讀書矻矻窮歲月不少懈凡傳記瑣細雜讀之文言午皆熟之然試于有司輒黜三走場屋輒困今老矣奉例以衣冠終其身言召子曰與朋輩登涉山水引大觥醉則自歌揭書未及數行即擲去曰不能爲章句束縛亦奉例自國子生試吏部得美官言午每視之即浩歎二子之成否命矣夫予曰子以二子勤荒事業所報之反爲足與耶天下事類此者

多矣昔宋人有東家女髮委地容色照人燁燁理高髻如盤螺然俯下視西家女西家女髮寡晨興以假髻裝束然比之東家女工費而力勤時大內出後宮年長者千人乃下檄郡縣徵民間姬西家闕節內使獨見取衣以錦帔乘以華軒侍者數十人揚揚出里門觀美者塞道東家女望之撫膺慟哭因引刀截髮去為尼吁命矣夫吾知二子之不足異也

三老態每食則魚肉臠齒隙壢熱耳輒生垢積能作癢故必用鍼鉤治之邇謂之挑牙好奇者以金製二器繫以絲繩貯以絲囊可以重價易之珍藏袖中惺惺然心切戀之惟恐遺落雖醉臥弗少肆也然鍼不

磨則禿鈎不利則滯時試一用意願未燃而必假他物以功其不足蓋資於體而繼於用者也一日市一簪其首有鈎其末銳一物而兼二者之用試剔吾齒深入究到有蓄必出入吾耳其聲切切然垢可去癢可止也不假他物不煩珍藏不費心思而其用自足然求其直則一錢耳於是置金器而寶是物嗚呼今天下居高位負重名為世所珍者其才未必大寥寥下僚棄置由人者其才未必小故善觀士者不以位善觀物者不以直貴有用耳

予過嵩卿氏飲出其二庶弟皆冠且至尚伊吾句讀師扣其中將如也予與之問其所親信荅曰嵩卿氏

狡而多猜恐二庶學成取功名力能奪產故尼之不使成異日可以愚弄乎歎曰悞哉嵩卿氏之見也俾二子學成知長幼之道廉耻之節庶幾其能敬讓今故愚之是自貽禍也已而果以爭產訟盡劉其兄之業又有李老者留都朴商也館於吾崑張氏諸商暇則博奕戲咲李獨袖手視一無所能每以爲耻既歸乃以百金遣其子從梨園習藝藝遂精然終歲迷留於色不顧家家遂廢又有江南朱老者家頗饒不識一丁爲里胥所欺歎曰吾二子綱紀必使爲里胥多識字既而二子執筆事欺隱埋沒之術俱以罪繫獄家亦廢嗚呼父兄不以務本力穡之業教子弟而顧

適之以技術欲以快己私而祈家慶其賢不肖之相去能幾何哉

予兄嬌亭及顧未齋各闢園唯未翁園池亭花木獨勝未翁嘗謂予曰有園如此何忍負之余以迂疎先二公謝政未幾余兄亦歸皆得優游小園中蓋十年矣而未翁得 君之專與園相忘每歲梅花盛開余則構酒賞之或紀以詩未嘗不懷未翁而翁莫之知也因讀洛陽名園記自富鄭公至呂文穆凡十有九鄭公燕息此園幾二十年潞公年九十尚扶履其中温公獨樂園皆老耄聚賞非復壯徒時興趣也趙韓王園亭甚勝自罷相歸所享者百日耳則其與園亦繫

一空名而已非真有也昔人謂人於燕閒每自咨惜甚於聲名爵位不知未翁以爲何如

予讀燕書云鄭人愛魚蓄之盆魚漸脫網罟憊甚浮白而喻喁鄭人捫而觀之曰鱗得無傷乎如是者日三四人曰魚自洪水處以一勺而又日弄玩之非所以愛魚也未三日魚之鱗敗以死君子曰民猶魚也今之治民者皆鄭人也哉予曰不然鄭人不若也鄭人之於魚雖曰害之而其心未始不愛今之治民者其微科必盡其所有其力役必窮其所能其刑罰必出於法之外或以限田擾或以築鑿擾或以梟造擾朝令而夕更甲可而乙否使民奔走道路旣疑且驚

是併一勺之水而去之惟恐其死之不速矣而顧號於衆曰我於民勞之者所以愛之也嗚呼莊子有言靜以養民今求如鄭人之愛魚且不可得況望其靜奚哉

予與突黔老人泛於吳淞劇談玄黃之變論及古聖賢老人曰聖人亦有憂乎予曰聖人多憂而少樂老人曰請聞其旨予曰自黃帝以上吾不得而知也堯有九年之水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不得於父母至於號泣以不得禹臯陶爲已憂禹患洪水八年胼胝于外思天下有饑者猶已饑之湯遭七年之旱以身自禱不得已焉爲天下放桀有終身之憂焉文王囚于

羑里請于崇侯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至於武王不得已焉爲天下誅紂有終身之憂焉周公流言之昌金縢風雷之變有狼跋之味傒予之詩不得已焉爲天下誅管蔡有終身之憂焉孔子奔走列國畏於匡慍于群小斁于叔孫輂辭於衛絕粮於陳不得已焉而發其憂於春秋故曰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子思憂深慮遠作中庸孟子不得於齊梁之君有不豫之色若此者皆聖賢之憂也老人曰然則謂聖人樂天知命故不憂又曰君子坦蕩蕩非歟予曰聖人之心如止水其未發之中廓然大公已發之和物來順應其憂也不改其樂其樂也不忘其憂並行而不

悖者也但其憂也以天下之憂而憂其樂也以天下之樂而樂故憂常多而樂常少後世雖賢人君子其憂樂皆係乎一身故與聖人不相似求其近似者惟范文正先憂後樂之心為可取耳老人曰文正若能充擴此心可至聖人否乎曰是非爾所知也

人有恒言皆曰好事難成乎獨曰好事難行之而反受累者多矣悲哉悲哉吾鄰區無巨室惟乎姪與王憲副及嚴氏產頗厚伯兄矯翁憫區民無力乃倡議三家輪掌區賦嚴以顯宦姻戚辭王公欣然從之乃各命一老僕主其事有司畧不以為義舉加以鞭朴困以重役且里中狡猾朋計弄之二僕日就貧

之嗚呼好事安在哉予在南臺時便道歸見吾鄉中產三家俱敗於粮役召而問其故泣且荅曰區中官戶大戶不肯輸稅又以濫惡米及他物准折故高其直累代陪且半遂至此予聞之慘然不謀於衆即日具詞有司願以本戶稅與軍自兌不煩粮長有司執之以徧告官戶大戶皆加例於是粮長得以少甦未幾去官戶名色直以大戶呼之其所派一切輸兌不能行關節比之粮長其費實倍故士夫中皆咎余以爲下同凡氓不自貴重至此余亦不敢辭也嗚呼鄉宦當粮長始於矯翁鄉宦自兌始於余而王憲副能成人之美比之嚴氏不侔矣惜乎有司吝無斯文一

形之情嗚呼好事安在哉故曰好事難行有司之過
也
司馬公謂人死形既朽滅神亦飄散似乎無知然歷
觀近事死者未必無知特感召之耳或一聚耳顧尚
舊國初人墓在馬鞍山西麓有吳某者雅而業之顧
侍御孔昭不平欲聞于官是夜翁主簿夢一紫袍人
告曰吾墓在山之西被人侵沒幸為我復之次早孔
昭謁翁白其事翁以夢告相顧大異李西涯主南京
鄉試夢一紫袍人謂曰吾貢尚書也吾孫應試幸收
錄及揭事將畢又夢其人來謝小孫已見收矣李告
於同事榜上有貢欽者呼而問之其祖元時尚書貢

某也陸績墓在蘇之陽山朱憲副天昭將治墓夜夢紫衣人謂曰吾陸績也幸完吾骸骨當厚報朱異之啓土見棺槨復掩藏生茂忠大顯人以爲陰德之報陸咢葬祖父塋崑山城隈盖百餘年矣嘉靖戊戌因築城將去其墓其子孫皆移居太倉獨其姻姚氏居近墓所將遣人報其子孫是夜陸某者夢其祖謂曰吾骸骨將投諸水非爾誰來移我言畢空中大擊而覺天未明姚氏使至道其事驚歎久之巳上四事皆顯顯可徵者其他類此者不能盡述然則人之死謂之不滅固不可謂之無知亦不可在感召何如耳

予巡京城時見有無賴乞食於市覓老婦瘦倒易舉

者負於背號於人曰吾母也人憐而周之至夜則潛餓老婦僅給十之二三免死而已而無賴則藉以醉飽嘗廉其跡杖之而不知又有甚焉者吳閶華氏有一僧率四五無賴來索齋見一鵞甚肥僧對之泣不已華母詰其故僧哽咽拭淚曰吾夢吾母死為鵞嘗求吾懺其罪不意偶見於此其聲音狀貌與吾母無二願乞歸養母許之持以去行未數里殺其鵞并人共擯而咲適華翁自蘇歸見之疑及抵家母告以故始辯為僧所欺急操舟追之掇方酣飲大嚼擒於官因得僧與無賴奸盜事數件死於獄

予里西北村民朱氏家畜一鵞五年矣每晨出夜歸

未嘗頃刻相離與之粟其一不至則不食隣家群鵞游戲水次而二鵞相逐不爲之少間一日偶逐食田禾隣少年殺擊其雌朱以湯去其毛置死鵞於地將烹之其雄哀鳴旋繞移時不去毛散在地者一一銜置於雌旁冀其復生久之不得遂絶食是夕亦死余聞而義之亟令人以粟易二鵞盛以小匣瘞於南園隙地仍作義鵞記以表之嗚呼今之爲夫婦者夫死肉未及寒已更適他人甚至有夫未死而陰與人合者不可勝數至於妻死而多畜妾婢但見新人笑爲可樂耳其視二鵞何如也嗚呼可以人而不如鳥乎、予繼偕鄉會凡數人捋謝頤公疾既畢倚枕謂朱懋

功曰吾病因不善保養且惑於術士妄許期頤偷勤
幹家而於山水遊觀之樂未能汗漫吾遺恨也子爲
我告諸社友慎保守早行樂毋蹈吾轍懋功以其言
告予予歎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信矣夫越二日予
告之朱懋愚懋愚良久曰日日保守則日日可樂予
喜其言之切於理不覺有動於中夫所謂保守者先
去四事酒色財氣是也脩養家謂之四賊爲其足以
戕真元耗神炁竊人之生理而不能自知其名亦可
謂稱情矣予於酒未嘗濡首而不能不飲於色無可
以當意者而不能忘情於財不甚孳孳而不能免於
較計於氣似善遣者而偶有所觸輙怒發不可解是

未免於四賊之害焉在其爲樂也嗚呼予老且衰矣茲聞顧公之論及懋愚之言恍然若有所得今而後酒可節也不可嗜也色可遠也不可邇也財可輕也不可黷也氣可遣也不可滯也去是四者葆眞養和容忍謹節以奉餘年則體康而心懌將無往而不樂矣故於所居之窩名曰悟樂且遍告同社諸君子幸相與勗之則公雖逝有益於吾人多矣

予與雍里子論事於虛白樓閒樓下鬨然爭諠問之則群僕相訴予詰其故支吾持兩端終不以實對予歎曰諸僕平居皆彼此相妬雖小小利害細如絲髮輙多方避就一錢尺帛之私即鬨很不能容及至吾

前則互相回隱蓋此輩皆有隱慝不言者非庇同類也所以自掩也雍里子曰大臣爭攘權位心人人殊其勢若不相容及　朝廷有一失政皆依違徇情莫肯面折亦類於斯僕矣子曰古之大臣則不然且以宋言之仲淹欲宥滕宗諒杜公不可非異也恐紊人主之操柄也富公欲罪晁仲約范公不可非異也恐導人主之嗜殺也韓公欲擊西夏杜公止其謀范公謂契丹必攻河東富公非其議君實景仁以兄弟自號而鍾律之議不相下韓范以道義相得而城洛水之說互爭沬瀘之是非故議事則公言無私不害其爲同下殿則如未嘗爭不害其爲異嗚呼亦異於後

人矣於諸傑也奚詠昔人有云忠臣有不和之節其
斯之謂歟
吾蘇有卞老人者好壽頁術士相之曰可得八十老
人怒曰吾壽止此乎叱之出途逢同類問曰子何來
曰自卞氏以壽數八十許之見怒而叱出同類曰子
知之矣乃謁老人許以百有二十老人復怒曰吾壽
止此乎又叱之出術士將至外門復反謁老人曰前
人許八十既見斥吾許百二十又見斥然則老人所
願幾何老人曰子不知壽數者也昔黃安與伏羲同
時始造網罟獲一龜安晝夜坐龜背龜二千年一出
頭安巳見出頭者五則幾歲矣孟岐年七百歲曾侍

周公升壇與成王摩足蟠桃三千年一花吉雲草三千年一花東方曼倩皆幾見之下此則彭祖八百歲李充七百歲寗貧五嶽眞人圖因號貧圖先生凡此皆人可致之壽乎何以區區百歲期我乎術士曰凡老人所述諸壽翁以何術致之老人曰亦脩德耳術士曰若此則老人之言悞矣老人自以德與孔子孰愈老人曰不如也術士曰以孔子之聖年止七十有三老人德不如孔子而欲壽數百倍過之亦惑之甚也老人曰吾今可以脩德乎術士曰可衛武公老而脩德作切磋琢磨之詩老人曰衛武公壽幾何術士曰九十老人哂曰頗有此耳

予與伯兄立義學且數年遠近從學者甚衆延陳生爲之師而其中家業頗勝者又有私餽今陳生久靜思動不屑爲此去而逐末學遂廢嘗念民間子弟豈無資質秀敏可以成就者因父兄吝財不延名師教之每年草草從人句讀一遇農事忙冗即與之出一暴十寒所以字樣不清禮貌不識言動粗俗長而難化若二三村共延一好師教以小學四書授以作字筆法日使習進退揖讓之禮暇則歌古詩以陶其性情而又嚴加鞭朴以戒其荒怠則未有不成者也惜乎習俗已成不肯倡率奈何奈何

予嘗聞郭白峯云吳中士夫好多蓄奴僕此最失計

不但衣食妻子之費不貲而怙勢作惡累及家主者
有之可謂拙笑矣真名言也嘗聞家兄云浙江一富
人因遊西湖其僕毆殺一屠官司以主使加富人死
罪上下皆知其冤而莫之肯救又江西一顯宦其僕
以箭射犬誤殺人其家竟誣主人主人不服問其僕
則曰家主使之卒不免嗚呼冤哉於是白峯之言驗
矣今士夫家一得勢則無賴爭投爲家人入門即作
威福挾制官府邀絕市利欺壓小民強占子女其惡
不可枚舉間亦分小利以悅其主被害者赴訴士夫
則佯曰我不管是導之爲惡也可乎哉明有清議幽
有陰禍讀書辛苦非容易得此官而名節反壞於無

賴小人吁亦誤矣

正德丁丑兒子箓與張唐文俱病甚箓移居外室静養予與之俱至六月二十七日夜將午箓呼予告曰兒病可起予曰何以知之箓曰適夢一白鬚翁引兒與唐文同行至丁涇翁謂唐文曰此涇之西汝所居也宜止此翁引兒至東南門大宅中曰此而居也宜止此翁忽不見遂寤兒意翁示兒居大宅此不死之兆也越三日爲七月朔晉習齋偕歸氏子以東南門大宅來抵貸予因憶箓夢許之後一年唐文卒買丁涇地瘞之即鬚翁所指地也又一年箓病愈買歸氏房移居焉由是觀之人之生死居處皆有定數非

智力可以挽回者何容心哉

士大夫居喪不能盡如古禮而多惑於佛老之說且如七七百日期年必做佛事出於何典而七七尤無謂故予於先室之喪一切去之不作佛事亦可以少激愚俗古人居喪飲酒食肉於私室猶毅然譏之則其不與外宴可知矣今人居喪未及半年輙出遍拜姻友謂之謝吊此後赴宴歡笑無異平生或以衰麻謁公府或聲樂不禁於禮可乎必不得已大祥而後一出可也

吳人垂老則延緇黃脩齋醮三四日所費不貲謂之預脩蓋以爲死後地也置一庫藏衣物冥財封鎖而

火之雖家貧公私所負不一顧而惟此事之汲汲不但其人自以為了一生正經而親隣皆羨慕之謂其死可以免罪而且得更生福地吾里有沈姓者因負官二十金其子下獄杖脊殆死夫婦且以二十金作預脩其子至今縶械有吳姓者置棺槨俱備後老而漸貧乃鬻棺槨作預脩至今孑然無依此二事頗類可哀也已嘗聞之師曰吾祖亡曾作首七佛事以米畫為地獄一僧持杖作地藏佛以咒破獄而出亡人至二七三七復然夫首七既仗佛力亡者已超昇矣而二七三七又復破獄則首七之舉為妄而所謂陰司者其獄屢破屢脩亦費且勞矣此言可以解惑矣

民破家大抵爲此而終莫之悟惜哉
旦俗利於火葬取其簡便而不知火葬乃秦法凡人得死罪灰其身而揚之今人父母死動輙火葬是以極惡待其親也且葬之費大約棺槨不過四五金今火葬買棺設齋其費相等就使葬之費倍於火然於親則全其體於我則安其心何爲而不可哉不務於葬而反務冊擯之多旛幢之修祭享音樂之盛以誇于人亦愚甚矣且吳城送葬者皆攜酒殽與喪主勸酬柩未抵墓而孝子已酩酊矣及有尸肉未寒而其妻已適人稍有齟齬則聚衆而攫之此又俗之夷者也宜寘于法

嘗聞先禮部云江浙及徽人甚勤苦不肯浪費一錢雖童子亦以力自給故上則令讀書苟不成則設帳於江南東脩亦足以給衣食其次爲商爲農工又其次則業星卜地理之術亦得以糊其口惰民甚少也惟兩京與吾蘇游手游食者甚多既無志向學又不肯爲農工商賈之事惟好博奕賭飲三五成群日以流蕩爲樂及其貧也或投勢要爲奴或托僧道爲伴有終身不得妻者其最下則入於盜賊甘死匪惜嗚呼可哀也已故凡父兄見子弟讀書不成即令守一業庶可以保身若溺愛縱容有玷門閥與有責焉

嘗記孫尚書晉謂予曰我江西人最偷自奉甚薄下

蕩浪費所以市無乞丐吳人好侈服食華美稍有餘則慨欲興作所以易富易貧遂至乞丐爲盜廉耻喪盡近年行禮及宴享過侈二三大老立鄉約救之以儉朴亦未見有化之者往時定婚惟茶餅四合今則增羨果服飾米糕高至數尺至納聘納幣盛又倍之且巧置無用之物如羊鞍花罩茶合對果之類尤爲不經若夫設席餖飣太豐殽品太多彼此相學不如是則謂之吝及勸酬之際禮數繁靡賓主勞止不如是則謂之慢吾民家業有限一年所入幾何如此浪用未有不貧者此在吾士夫倡而化之一以鄉約爲準可也

客有好風水者問曰風水之說有之乎予曰有之見於程朱之論可考也然不過取豐厚溫暖避城郭道路等未嘗以富貴言也近世士夫之論風水則反是窮年累月不遠百里召地理人遍歷山水必欲得富貴久安之地游手之人因以此中之或先與地主暗約或以物藏地中至日爲驗百計引誘以求大利愚夫效之暴露其親數十年不得歸土哀哉夫富貴在天聖有明訓豈尋丈之地所能挽回乎若果得善地可致富貴則孔子必曰富貴在地矣且祖宗微時小小墳墓一旦生我而富貴則風水又自何所來耶及我厭其卑小改墓遷塟而子孫反不如我甚至有不

忍言者則風水又自何所去耶古語云陰地不如心地好若先有求富貴之心則心地已不好矣鬼神烏得而福之哉不如從程子之言得平穩高阜地可以安親靈而免後患足矣

予自少見星士所推命不下百紙相士所鑑亦不下百人其應者什一不應者什九且以予一人言之正德庚午有星士擅大名者謂予十二月有非常之擢至是月先人見背正德甲戌一人亦名士謂予六月不可出門戶有意外之禍此月選入道如此相左處甚多若相士尤可咲嘉靖壬午予在南臺應試數友見過而社師汪九成亦在坐胡紫山都堂薦一相士

入門即費九成矣科且刻文盖見其脩髯方面遂許之而不知其非應試者也衆一哄而散崑城中東西遠不過三里而秀才舉人進士輩出自西門外至婁門七十里數萬家而仕宦秀才不過數人豈無好命好相不如城中務學故也豈可專以命相爲說乎此輩所業極卑淺每年秋成則江浙人滿載而至躡記八字明年又賣與他人來謂之賣帳愚民見其初來說得靈而不知其即上年之人也予見之甚眞故一切星士相士絕不相見朱玉峯臨試痛謝此輩云科場必欲進哉若彼言不利寧中止耶可謂有識矣

先儒有言[illegible]矣大抵陰陽相搏而成聲物偶當

之或焦或碎皆無心焉然每每見在野曠處多遭之
如山之塔田之禾江湖之樹此等物豈雷神有心爲
之亦偶然耳愚民不問擊何物一切以爲怪謂之天
嗔而禱於巫則齋醮之費興焉或擊一人死則以棺
盛之雖盛暑不敢葬以待天之驗亦誣甚矣近有一
隣人擊於雷因駕糞船在野或穢氣觸之致然往見
神神曰前世爲強盜殺人今擊之必禳醮三日方可
免陰司之罰予曰前世果爲強盜則死當入地獄何
爲又生中國爲人然後擊之耶一隣人爲雷火燒田
禾往見神神曰落飯於厠中故擊之予曰落飯誤也
非故也然亦有何罪若淫盗忤逆詐騙欺横之徒紛

紛滿前雷神俱付之不問而獨於細事惓惓焉不知雷之爲神者也

或問齋醮之事有之乎予曰無也或曰子謂無何釋老敬信其教耶予曰敬信者愚民也不敬信者釋老也予嘗寓寺觀讀書知之甚真釋氏以大櫃盛佛像每張席或迎官至則移櫃於厠傍或鄉人雜至多不能倚椅卓則以櫃代之夜則諸僕皆臥其上可見其不敬信也又道氏脩醮以二卓疊置設天尊像似敬矣然偃然與之抗坐談笑戲謔不以爲意蓋其真見天尊之必無乃敢爾耳一士人設醮適縣尉来訪士人引尉至醮所道士皆匍伏見之士人笑曰今乃知

天尊之甲於尉也其齋醮之始皆盛服拜迎及其終事使一人送之餘皆褻服注目睇涎以望醉飽前恭後倨可以待鬼神乎然亦不見其加禍焉此其無有而不足敬也明矣

客謂予曰老佛之教勸人爲善故我　朝存之以化天下吾見予每論及輙詆訾不已昔昌黎論佛骨尚能容大顛予今視釋老若仇讐然無乃已甚乎予曰老佛勸人爲惡吾未見其善也試以禮懺言之凡不忠不孝悖逆作亂之人苟能懺悔則滔天之罪一旦求釋果如其言則亂家家橫行於鄉孜孜爲惡以快其所欲及其老也多用金帛廣召釋老叩首懺悔至

再至三不但免罪而且有望外之福是釋老勸人爲惡而非勸善也明矣客大咲而退

佛氏教人奉齋因不忍殺生故也致使愚夫愚婦皆素食或數月或三年或終身不改夫天生百物所以供人之日用大而饗帝次而事神次而宴客奉親皆不可少者若天下之人皆素食則凡飛走生畜將安用之其多必至於無所容而獸蹄鳥跡爲吾民之害大矣甚有老釋巨奸對客蔬食退則醉濃飽鮮以欺世此又無耻之尤者也乎里有一婦每遇一節則忍饑三日謂之受清齋如此二年以腸病死又一道人陳禎終身不茹葷旦夕禮佛頌爲經臛未幾得蠱症

醫者曰肥困甚非食味以養之不可生禎寧死不許

因併書之以諭愚俗

蘇杭之俗因敬信老佛遂兼愛僧道而不知僧道與俗人交其慇懃往來必有所爲非財即色其心險而其計深愚夫愚婦漫然不知往往縱母妻或自身與之繼拜或爲母子或爲兄妹視如至親直入私室共卓飲食留之信宿恬不爲怪而醜聲日著誠可恨也然其始不易通必有姑媼賣婆等爲之引進其入徐徐人自不覺今後我良民先拒姑媼等不許往還但有母妻與僧道繼拜者即日絕之尚可潔身否則與娼優之家何異倘其人懦怯壓於母妻不能自主親

友至厚者當以真情訟之于官可也

吾蘇有無賴輩與僧道朋計以竹兜盛一神延門誦偈節以鐃鼓其偈皆道陰司果報以恐惑愚民或指脩建庵院或稱粧塑神佛謂之化緣愚民剝已所有與之惟恐或後而不知此輩藉此醉飽淫賭無所不為錢米既足乃聚而分之費盡復出一日予與伯兄同坐書屋忽一道士引四五無賴云欲建真武廟求助家兄拈筆書其册曰方某捨銀一兩予甚異之既而伯兄亦以片紙顉道士曰三教一道吾亦欲建孔子廟請助道士大笑而去每歲夏秋二熟僧道輙以茶扇干索多滿載而回予寓景德寺見主僧麥三十

斛柴三萬束嗚呼櫛風沐雨所得幾何輸租償債尚不能給而游食之徒又從而剝奪之可哀也哉

吳人病不信醫惟信卜卜而有厭禳之事則嘻若曰無之則舉家驚憂以爲神不援乎災及叩神則曰某年某月許祭獻未償謂之願心其家遂附和而承之而所謂替身者尤慘酷不仁其意欲以他人代其死則其立心已可知矣凡俗所謂神皆屬夫俗士平生爲鄉里所不齒者而號爲五聖者尤害事欵之則一母五妻皆與列卓張樂如欵生人若病未瘥巫祝以爲不誠乃稱貸再舉至人死亦不敢負嗚呼愚矣夫飲食之人則人賤之豈有正直爲神而肯以口腹責

人哉此巫祝之罪所以不可赦而有識者當屏革此事毋懼毋惑

客問方子曰扶鸞之說信有之乎方子曰此術也巫祝之高者或能使乩運若有神憑之然其言多不驗其下者則私與人謀彼此自相掎角勢不可已而識字者從而假手焉予嘗見召神以手運乩則愧然不動易他人則復振及示藥方皆粗惡之物而多寫別字真僞可知予里有張道士金社師善召將甲子冬予兄弟將北上召張金至問乙丑會試則曰鵬乎騎牛鳳跨龍蓋許兄丑科予辰科也已而皆下第姻友陳德乾爲樂安簿問毋妻在任歸期則曰天涯流落

寂寥秋萬里雲山絶鴻信發皆慘然明日母妻皆至無恙其他雜卜無一應騐之黄冊嚴云召將即召仙之術衆心既專偶有游鬼以邪感邪遇亂以美人然而不盡然也

茆山武當泰山俱有人燒香不遠千里不辭勞費不顧家業持齋決往然予聞蘇人之武當燒香者江中遇盜死者五人而所謂眞武者不肯一救又不見加禍於群盜及茆山每年燒香勞甚者多死山下人曰不誠所致夫去而不誠且致之死則拒而不去者又何以加之耶又見茆君誓辭云一至則賜福再至則加賜三至則百祥俱集不至者毒以禍夫茆君兄弟

三人讀書明理其二人作守甚公廉若以人之至否而禍福之亦私甚矣曾謂茆山之神而肯若是乎若泰山則其神愈尊孔子謂其不享非禮之祭而小民爭以馬驢布絹挍之是貨之也焉有泰山之神而可以貨取乎燒香之說不攻自破矣

龍虎山有無籍尊假天師之名爲人禳星云能移凶曜至別宮則災病自解如不信至晚看星移可驗也甫里一人病求之解云有二凶星今晚爲汝移去索酬金二兩既竣事主人留之同夜望值夏夜數星相流主人曰汝只云有二星今何移宮之多其人答曰又有別家主人終不悟又以黃籙誘人云陰司與陽

其事體相同苟生前依道法脩行者死後可得官職自卑秩漸陞極品謂之受籙遂使閭閻小夫爭先爲之自信甚專至婦人女子從其教者死得爲男可以致貴嗚呼果如其言人人爲男子則品官皆無妻人人爲品官則僕從輿皂又將誰爲之哉愚民爲無賴所誑眞一木耦人就使得官其必不稱而落職也審矣

古人以龜卜斷吉凶今人卻以之行邪祀而於十有八變之法七十有二之鑽皆茫然不知惟草草以五行生剋論吉凶所以事多不應且如卜全在誠敬今以三錢擲之三擲遂成一卦猶以爲費事乃以八錢

信手排於案則上下卦俱成其簡忽尤甚而欲以感鬼神定吉凶難矣其甚害者則曰某親爲祟必禳而後愈使其人偶死則怨入骨髓其害豈小小哉予里那某者其妻病卜者曰而父作祟龜者之言亦如之某益信未幾妻死某恨其父以儀床投於水神主灰於火嗚呼愚矣哉故有識之士凡龜卜勿信其邪說可也

吳人凡病與事使巫召其祖先對語謂之關亡關者如官府行關文之謂其巫設一卓高坐卓下置一甕巫作聲則甕歷而應之般聞影響之似遂附和以爲鬼然亦有習術之高者可以致鬼如虎之倀鬼然非

眞祖先也老佛家謂鬼皆屬閻羅其獄有夜叉主之防禁甚嚴雖以佛之力猶必破獄而鬼斯可出今以一巫而數數召之則閻羅之懦而不斷又聽命於小人有是理乎且老佛每每誘人齋醮則祖先已超昇矣而每每召之輒於地獄則其薦拔之無功可知矣又父母妻子死隔有年果爾得歸與至親相對豈不哀訴地獄之苦細談家事戀戀不忍去可也而數言即退豈鬼之情與人情相反哉此又誣誕之甚者不足信也絕之絕之

籤者讖也如觀音真武江東城隍皆有籤當時廟祝因事對谷之言今卻據爲定斷不論事之大小一切

以籤決之甲可乙否自相齟齬者甚多而又以不識字農夫詳其義其妄可知矣嘗聞一儒生寓城隍廟不信邪每求籤者道士曰可儒生曰否道士曰死儒生曰生每事故與之相反而以筆札記之其後道士與儒生各應其半可見皆出偶中而非眞有先知之術也且多以其神求祭其鬼求食爲言如盤中黑白子此言奕者勝負未決令卻指爲羊豕而誘其獻神如姻緣不偶然此卜婚者不遂之辭乃曰此時無緣船之類不可枚舉至於每年歲首則各村占一年豐歉或田連而有大旱大水之異或同里而有大熟大欠之分此皆理之不通者也至於擲茭拈鬮尤爲無

謂有識者一切勿信可也

吳人最信鬼神而又最侮鬼神每病動輙送草船蓋以草束爲小船長不過三尺廣不過數寸兩旁插旗傘夜深呼悍夫自病人卧所鳴鉦鼓譟以爲引鬼祟出門未及里許投船於水其牲酒巫祝與悍夫分啖之愚民往往見此船則駭避而不敢犯若果有神物來之者而不知其粗漏不足以容神也寻里一病婦疷甚聞履音卽昏瞶而爲鉦譟驚死吁可哀也已至於祭鬼則以紙爲衣服冠帶人各一襲及床帳器用俱備謂之冥衣然服飾器用金銀段疋皆有表而無裏是以僞弄鬼也鬼雖得之不濟其用適增怒耳故曰敬鬼者吳人侮鬼者亦吳人

改亭存稿卷之六

崑山方鳳著　　玄孫士穎上服父重輯

祭文

立先祖行祠

以德則純以齒則耄誦詩讀書泳彼年少儼然衣冠俯拜溫詔可九八公而五四皓行祠在茲顯顯廟貌式具牲羞用仲虔告

祭先父文

不肖惡極罪大不自誅殛禍蔓　府君忽爾見背痛恨終天攀號無及爰思　府君鍾愛不肖靡弗周至不肖靡戀薄祿漫爾遠違　府君與二三孳孳存遺

饉饑移徙鄉市繼以老母病亟上煩憂思公私兒女擾動精力老眼皇皇無所顧藉潛焦默憤神氣内衰言動外滯藥物不加杯酌助火兼之旦夜遠懷不肖兄弟思之弗得重傷厥衷而病勢愈劇遂至不起嗚呼痛哉不肖冒寒捧 詔欲假道親拜堂下以目覩
天恩榮及桑梓舟抵淮陰而訃音至矣嗚呼痛哉
君卒奔喪臨棺一慟欲死以從又有 祖宗之祀及老母在堂有所未敢春夏復秋歲序如簡景物田廬器用姻友一一如故獨不聞 府君謦欬九原茫茫莫可追問亦嘗旦暮具奉酒食於暗室獨處之地締觀顧視欲挹 府君之容而不可見又嘗於風朝

月夕淒霜冷雨之後潸聽默坐欲聆　府君之聲而
不可得每晨興焚香肅揖神儀在床宛然若生兢散
心痛莫能抱持　府君平日明達過人死當有神如
生瞑目之後杳然闃闃豈安心金歸不欲爲厲於族
耶抑漠絕不肖不欲以子道親之耶悠悠蒼天何可
從而問耶嗚呼痛哉不肖耕　府君之田則一家溫
飽而不知饑餓之苦居　府君之室則數口寧止而
不知離散之厄服　府君之教則百事有序門無訟
爭而不知禍患之至　府君勞心竭力詒厥子孫而
不得躬享晚福德人云逝天何心哉不肖自三月望
日之京復　命且請　府君　老母贈封　勑軸辱

同鄉同年咸有賵襚且惠文誄以揚 府君之休德
茲敢會録別刺式陳薦告惟 府君留神鑒念嗚呼
痛哉

祭先母文

於乎人誰無母母誰無恩而吾母之恩不可名狀不
肖自少多病九歲苦寒疾 吾母以身分熱欲殺病
勢知其無是理無可奈何而爲之者也十二得痢
吾母每自驗後濃濁知其纖惡而不自覺也十六患
疽 吾母旦夜不睡湯藥必親視行臥悲啼目爲痛
泣禱神拜禮額爲趼胝寧捐其生生不肖有所不惜
也迨既長成 吾母爲不肖作室片瓦寸釘辛苦萬

狀未幾遭先妣沈孺人之變痛泣頻年精神頓衰言咲稀少目感風疾兩耳告聵未幾遭 先禮部之喪哀毀踰節老態日甚不肖與伯兄恒為此懼乞南便養未幾兄以考績奉 吾母歸里偶得痺疾一月七發稔不能治不肖潛歸得見 吾母執手叙言病忽告減又復南奔日望安信不半月而凶問至矣嗚呼痛哉不肖初心欲奉 吾母終養南臺朝夕兒女欣咲百年豈意來未安枕又復別去不能挽留此一恨也然謂 吾母之去春和可以再至 吾母亦汲汲欲來束裝將行豈意竟以疾沮不肖不能先疾而迎棄官而養此又一恨也 吾母未病之初見不肖妻之

官所僕僕然不樂不肯樂妻子之奉而不顧　吾母此又一恨也　吾母脾疾作止不常兒女輩視爲恒事謂必不至大害也故因循不能深論勇謝腥肉惟糜粥是進或可少延歲月今無及矣此又一恨也抱此數恨悠悠終天何日可釋嗚呼痛哉方　吾母之來也道經冊陽不肯侍之宿于公館此甲戌十一月七日也今公館具在也　吾母獨何之耶及　吾母之歸也不肯送之江濱此乙亥七月十三日也今江皐儼然也　吾母獨何之耶　吾母之未歸也奉之以覲將廟則往焉奉之以謁十廟則往焉鄉友僚舊以酒爲壽則往焉今祠宇姻友無恙也　吾母獨何之

耶　吾母之旣歸也見故里則喜謁　先禮部墓則喜見吾姊雖貧而徙則又喜見諸孫女室者嫁嫁者育見諸曾孫能拜跪則又喜今子女老幼俱全好也　吾母獨何之耶嗚呼痛哉不肖與伯兄每叩醫六母有壽脉自以爲百歲可期也今止此豈醫之言不足信耶傳曰仁者壽又曰量之寬弘心之慈仁言之簡默體之安重者壽　吾母一無歉焉而止此豈先民之言不足徵耶　吾母信事神明敬而有禮濟給貧困惠而有恒宜享二者之報今未甚衰而以疾苦告終豈神明不足恃陰德不足憑耶不肖皆不得而知也嗚呼痛哉不肖雖爲　吾母子四十三年矣雖

受　吾母恩百千萬種矣幼以多病而相累長以貧名而相違生以恩掩義而不能敬死以　君志親而不能殮服食不能竭力以備奉湯藥不能躬執以親嘗祭享不能盡哀以伸情天地間大罪大惡至爲不孝未有先於不肖者也曾子曰去而不可留者親也來而無所用者年也今　吾母既見背不肖縱使年及耆耄官至公卿亦何益於　吾母也耶姑勉強人世琢脩行檢不敢重辱　吾母且將服事吾姊吾兄以慰　吾母之靈昏迷中不能即歸率爾爲位引男築百拜哀奠惟　吾母顧歆茫茫蒼天淵淵厚地何從而求之耶嗚呼痛哉

新祠成遷主文

鳳以仲子立祠非禮先民有言禮因義起乃搆新室于東之南奉遷 神主四世與龕式陳酒殽卜日以祭子孫繩繩蒸嘗弗替

祭葛先生文

吁嗟先生作範一鄉吾五十年敬慎有常惟先禮部交誼孔良爰托鵬鳳恩義是將孔曰顏曾程曰游楊異世同恩沒齒弗忘斯文之厄德人云亡何以報之禮云心喪薄采蘋蘩再拜儀床恍惚德容在羮在墻

祭王中丞文

士伸於知已而屈於不知已若公之於鳳可謂知已

肴矣語云以德報德君鳳之於公可謂不知報者矣鳳以休謝方將謁公於金陵以伸區區之私而公之訃至矣嗚呼痛哉廬山峩峩楚江瀰瀰公恩高深實可爲比圖報無門於乎已矣雞絮遠將公其鑒只

道中祭黔國公文

於維莊襄萬夫之特卓犖之才沉毅之德高山大川寔鍾厥賢克剛克柔文武具全其文伊何敏而好古博雅淵潜彩鸞文虎其武伊何南夷底平爲國藩垣胄有甲兵於維莊襄胡爾不祿牛首峩峩遠瘞良玉某等歆仰高風薦此豆籩公神如生聿来几筵

祭鄉賢文

嗚呼群公鄉邦之秀或沾一命或躋上壽歿而祭社在禮則宜矧我子孫一氣所遺茲惟仲秋薦此庶品神其來享臨瞻望凛凛

祭始祖先祖文

祀止四代禮制則然肇育子孫我　始我　先乃踈蒸嘗報本寔慾節屆長至式陳菓遳合我族人奠獻惟虔

會中祭顧西巖文

公自垂髫資賦卓異年妙學成芥拾科第擷英詞苑聲光陞離臺端將學化雨邦畿取忤逆璫退荒出守飄然遺榮於我何有執德樂善裕後光前詩書孫子

琴鶴林泉共尋結社王峯夙承契誼厚我以情規我以義淑人云亡老淚徒揮邢傾醽醁竟兮來歸

祭光祿卿劉毅齋文

公之屬友煦煦有情百爾周慎憂樂是并某忝年契通家締盟惠我以德感我以誠無以報稱肺肝刻銘倏爾聞訃憮然悼嘆薄奠遥將醑淚俱傾公其來哉庶幾平生

行狀

外舅陳翁行狀

翁諱安字永發姓陳氏父俊貢姓范氏贅於陳因仍陳姓二氏皆里中名族相距五里翁旦暮還往篤盡

恩義有不給輙周之母早世事繼母王以孝聞終
身無間言翁心慈而行方言溫而禮恭處內外族黨
怡如也家以勤儉告裕舉爲耆民督水利有功山陝
饑翁應 詔輸粟實邊有司禮勸應例冠服辭不敢
當事老親禮意勤懇命張席會鄉老以娛其心年四
十生子長就外傳館遺不吝而於禱祠之事絕不肯
少費里中慶吊鬭訟必需翁以成翁從容道以婉言
間弗信服遠方醫卜之流所得悉儲翁家不肯封識
其取信於人類如此弘治壬戌春得痛疾沐浴更衣
置酒邀諸姻戚男女環坐翁舉觴求訣者再遂瞑目
其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享年六十有三娶蔣氏

生子男一鑑女四適某某某孫男二璠珂女二嗚呼翁之德脩矣而壽不遠何哉嘗聞天之報德不必一一於其身或儇其先或裕其後皆福之所歸也翁之父以上壽膺 恩命子孫秀頴讀書循禮翁可以瞑目矣卜某年月日瘞文字圩新塋某忝甥列謹抆淚勒狀用丐銘于朩求云

許平軒行狀

先生姓許氏諱某字某平軒其別號也世居昆城之東隅自幼秀朗讀書輙成誦中書衛公撫以爲後愛均己子而先生事公夫婦如所生比長遊鄭介庵門凡講學及持身之道一以介庵爲師中書公卽世遂

辭歸居鄉授徒有策名科甲者餘多爲善人與人交接之以禮和之以義而感之以信與人謀務殫厥心處家未嘗妄言笑家祠蒸祀衛公治尚書旁通他經尤究心於子史教子孫舉有成法故其子若孫皆以積學倚行爲塾師弘治中沐鄉飲濫名存者什一獨先生以齒德與縣大夫踵門致書人以爲難今 皇帝嗣統有高年錫爵之典而先生以耄蒙 殊恩人以爲榮配某氏生子男二某某孫男四某某曾孫男一先生當嬰縲時身後事皆身親爲之惟誌銘以紼獲一見爲歉因命孫庠生某來乞某爲狀以厭名筆嗚呼陶潛預爲祭文杜牧自撰墓誌君子以達人與

王克寬行狀

正德五年九月十七日王翁克寬卒翁之孫會走書京師丐余狀翁行實迄今三年未有以應也予因守先禮部喪歸而翁延事適舉乃爲狀曰翁諱裕字克寬號怡晚世家長洲之張家庄父芸贅于南李巷李氏遂家焉翁性倜儻敏信好周人之急值貲產中微彌力耕販罔敢侈肆雖日向餘饒而矜矜守常如微薄時處事愼密初若徐徐不厭人意而終則的的渾朴年久人尚其有識父久患羸疾翁日侍側既殁哭盡哀至失聲諸孫夜讀必令誦說故事見勤儉語即

書片紙粘坐側曰吾平生所守兒輩毋忘也年八十
歷　詔冠服娶孫氏生子男女各六曾孫男二生共
年月日享年八十有二葬某原予於會有一日之長
知翁爲詳故撰述如左惟名筆采擇焉

陳守坡行狀

正德丙子十二月八日陳君克昭卒其子璠卜明年
月日葬于文字圩先塋伯兄祠部公將銘幽堂某爲
之狀君實姓范氏大父俊贅於陳君父安遂仍陳姓
君因之名鑑字克昭號守坡少秀穎習舉子業垂成
君父母雅多故甫冠即代家事學遂廢然儉勤力農
家徙漸饒舉四喪婚嫁往來諸費皆責君一人君毋

將病聲君竭力奉事未幾君父病滿晝夜奔走醫禱而君亦由此得疾矣君性度寬容和易鄉鄰緩急必告君爲周悉區處罔有德色然於取予則界限明甚不肯徇衆信爲射利計族屬踈遠老弱必延款厚遺遇儒紳必豐酒殽俾子璠親禮之嘗曰吾以門戶厭學恒抱歉吾故力疾爲汝持門戶得汝讀儒書親賢士吾願畢矣正德乙亥冬疾再作歷丙子春秋元氣日削遂不起推其生成化庚子二月四日得年三十七歲配趙氏生子男二長即璠娶黃次珂女三孫男一君於璠爲内弟知德甚詳故辭不厭其煩云

亡姊方孺人行狀

嘉靖己丑十二月十四日吾姊方孺人以疾卒其子詔卜以明年辛卯正月某日葬于丁源新塋伯兄太常公將銘幽堂命鳳狀其懿行孺人自幼穎秀先禮部兆而未嗣獨鍾愛之所昇歸張德彝姑顑頗難事孺人承之以溫謹終無忤德彝從事公府既而掌邑賦公私告擾者幾三十年孺人左支右持辛苦萬狀而以餘力持門戶故家替而裕禍攖而釋人以爲丈夫也享祀親賓之費不啻不嘶而以敬恭將之教子孫慈不廢嚴事先禮部夫婦若在室然得一孫核必遣人餽獻或延致數月欵敬惟謹既老特立二主異室而祭祭畢撤滌滌宗黨窮乏量力以濟而喪因

糜餘焉粮施橋布梁又其餘事也晚年益敦同氣之好娛鳳兄弟宦遊歸謁則喜動顏色及㕍謝歿侍孺人言與又怛怛思太常公令公甫歸而孺人又見背矣嗚呼痛哉生成化乙酉五月廿九日享年六十有五　贈成德郎禮部主事節庵公爲其父　封太安人朱氏爲其母子男二長即詔太學生娶王氏次詰邑庠生娶盧氏先卒女一適生員許載孫男二懋隆娶晉氏懋陽女三適某某曾孫男一孺人初遘寒疾而群醫或以痰治或以傷治漫無的見至不起識者曰誤於醫忍言之哉忍言之哉謹狀

張母盧孺人行狀

嘉靖庚子三月十六日張母盧孺人以感氣疾卒家人皆惜而哭之孺人自少寡言笑敦禮度閑婉有女德甫笄歸于錫張唐文閱四年唐文以疾卒孺人哀毀骨立不欲生時年二十有二其父宗尹居京師欲迎之歸孺人守唐文墓且念翁姑垂老子懋隆甫四月不忍棄去固卻之仰事俯育煢然一身辛苦萬狀家計蕭然而甘旨之奉賓祭之費姻友餽遺往來之禮不少廢懋隆既長游縣膠孺人愛而能教每謂曰汝父平生苦於學竟志弗售臨終以汝托我言猶在耳汝其勉之懋隆感泣約諸同志講學孺人脫簪珥供具豐潔人以賢母稱之居孀二十八年未嘗見齒

雖周親非婚喪不得已事不跡其戶閾他若處妯娌和而不隨待姻黨厚而不泛治臧獲嚴而不苛蓋眞所謂德婦也僉謂孺人身歷諸難福不稱德天必假之以年不意未及中壽而卒其卒也又出於暴忽嗚呼惜哉其生弘治壬子八月十七日年止四十有九子男一即爕隆娶晉氏工部員外憲女養子一相娶王氏譙咨知事孺人委重之孫男二長濬聘季氏庠生龍伯女次幼孫女一許李延節吏部主事憲卿子爕隆卜卒之年四月十二日權厝于丁涇祖塋于述其懿行之槩惟　公採摭爲劉堂之銘庶幾存歿皆與有榮焉

先曾祖壙誌銘

先曾祖姓方氏諱貴字文貴以字行世爲崑山新瀆里人始祖萬三仕元爲海運提舉四傳而生公公好善安分性不喜浮靡不與人忤年未五十卽棄家政與諸子經理或耕或讀皆有成業公日嬉遊棄梓每向晦設小宴諸孫羅膝歌詩滿引醉不及亂處姻黨以和以謙不肯少損於人人有竊其稼者公不欲聞于官而事偶泄其人抵獄其妻往候之公遇於途伍夜並涉將去衣公面赤馳去托疾不出訟遂解其長厚如此平生未嘗識公府見窮乏稱貸雖不甚裕每自節以周人之急故人人德之其生洪武十年十

月十六日卒天順六年正月二十日享年八十有四配陳氏生子男四長茂娶張氏次盛娶邢氏次英早卒次傑娶成氏女一適沈富孫男八寧娶薛氏祥娶毛氏麒娶戴氏麟娶朱氏善娶陳氏安娶張氏慶娶姚氏晋娶梁氏孫女五曾孫男十六達壽清慎勤聰明鵬鳳綵亨鶚鶴鸞亮亭曾孫女七公瘞潭子里祖塋有年矣其潛德隱善著於趙先生同魯傳攷補志之以示後人銘曰

維我方氏于今十傳爰及於公作善事全愉怡太平心貌俱古笑傲醉鄉不識公府儉德弗耀儷公並耕彼富彼貴浮雲則輕貽我子孫善有餘慶用勒墓銘

過者起敬

兄女墓碣銘

弘治戊午秋余與伯兄時舉並應試南都束裝將行會兄女卒悲不自勝予亦哭之慟爲之銘女姓方氏名玉貞世居崑之南新瀆里曾大父槐庭先生大父節庵公母高氏兄寓居學宮之傍嫂往從焉女爲祖母所鍾愛獨留於家六月二十三日病痢醫弗效僅六日而卒其父母馳歸視之弗及也女素弱多病性敏而淳貌秀而雅母訓之過嚴言不妄出足不妄枝日與兄子策子築相聚首每自處退抑服食惟安所有未嘗求足其欲事予夫婦如其父母從予授

書善作字好女工舉動循禮度隱然若成人焉故其存與歿也咸以成人禮待之生弘治庚辰九月三十日得年九歲七月八日瘞於潭子里祖塋殤位第嫌迫于通衢故樹石歿所俾樵牧也銘曰

生胡淑死胡速痛爾父悲爾叔艮之隅秘艮玉

丁翁夫婦合瘞墓誌銘

翁姓丁氏諱宗字惟本世為長洲人父某妣某氏翁敦懿孝友先世所遺田廬讓諸弟自以勤儉服賈所蓄既厚不肯侈自用然見義事為之惟恐不足嘗主區賦斂散惟公上下兩信之應　詔輸粟例得章服辭曰受　朝廷恩樂溫飽幸籍此圖報敢慱一官乎

有司義之亦不強配顧氏與翁同里閈事翁父母養而能敬處姑姪姻寅臺僚和而慈家日裕齒日邁孜孜事紡績無間寒暑翁所欲為善義事多助成之為翁所敬信遘氣疾七年先翁八日卒翁生某年卒某年享年七十有七母生某年卒某年享年七十有六子男一銘娶某氏孫男一佩娶某氏曾孫男四女三卜卒之明年月日合葬某處于原交於佩嘗挹翁夫婦伉儷交善高堂垂白而子孫林立心竊慕之茲奔先禮部　府君之喪方羨翁夫婦耋鑠無恙而佩顧具狀請銘銘曰

翁以儉勤既厚厥蓄散財賑窮乃辭章服毋以順承

善事善育翁勇於義寔母之㪫克倡克隨生也齊賢

爲耄爲耋歿也齊年有後玉立家慶聿傳爰生芝蘭

欝欝蔚新阡

葛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葛氏名庸字守常號慎節世居長洲甫里曾祖某祖文逵父讓任某處巡檢母吳氏自幼謹飭忠實讀書行誼動循禮法鄉人爭致爲塾賓先禮部愛重尤篤以鳳兄弟屬焉因移崑之蔡巷後徙陳墩館于辛氏垂五十年門人遍邑里多爲善人有以科甲顯者先生與人交未嘗見其欺教人弟子無間饒乏踈近不見其倦巡檢君卒爲母盡力子職一服食之

細必躬致意視毋温飽欣然若有得也善業醫醫所得必均厥兄視兄子霙以義以恩身無疵行口無浮言危冠雅服坐對經史庶幾乎忠信而有志乎學者娶曹氏生女一贅壻李伏托爲後生正統己未某月日卒正德壬申某月日享年七十有二卒之三日門人予師進士毛震予兄主事方鵬爲營塋具窆于白魚段其字圩新塋依伏族也越二年甲戌十月朔鳳鳴自京師因買石勒銘以遺後先生者銘曰

嵩爲巨姓出自甫里挺生先生守法循禮弱冠積學淑我後人乃設絳帳于蔡于陳業精軒岐七劑起死仁自近推惠及兄子德人斬後天乎無知爰營塋事

我兄我師鳳也勤銘以昇倩氏庶幾心喪孰曰無嗣

孟翁夫婦合塟墓誌銘

予少時聞先禮部道孟翁克昭之爲人心竊慕之既舉進士猶及見翁及其配陳孺人二老怡愉渠梓儉勤耕讀有龎德公之風焉翁嘗出其曾大父武寧府君致仕時　文皇帝手勅有衣幣之賜知翁上世有顯人居錫山新安里武寧生信嘗遊學於崑爲張浦曹氏塾師因以季子贅於曹遂家張浦實翁父也生四子翁行居三翁諱泉字克昭弱冠從事於郡將入仕以父老飄然歸養執子道甚謹弟早世二女寡貧而無依翁多方周卹以全其節人咸義之晩年以

家事付子孫約鄉老爲會歌誦太平雅謝世紛澹如也孺人性儉約佐翁幹家無憚勞悴而延師享祀之費惟翁命與翁賓處者吾五十餘年如一日翁之勇於爲義孺人之力也生子男五人某某翁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享年七十有七孺人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享年八十有四椿等卜某年合塋於邑字圩新塋持庠生唐儒狀來乞銘嗚呼翁殚思復新安舊業言及輙浩歎君子謂其不忘本然其子孫能肥其家皆抵成立翁可以瞑目矣銘曰

孟氏之先新安故族傳及武寧享有天祿衣幣　千勑来我　文皇渥恩煒煒照耿一堂厥嗣遊學婁江

之嵛乃贅於曹遂家張浦翁生卓舉入仕有期念親遺榮孝友依依孺人儉勤承順惟夂肅肅閨門如賓如友積德之厚後也日昌燦燦良玉為圭為璋齊壽令終人曰純嘏我来勒銘以遺千古

布政司理問黃君墓誌銘

嘉靖乙酉十一月十六日弦溪黃君卒又明年丁亥某月日卜葬于夾潮塘之先塋其子崑奉季父宗輔狀来乞銘予曰今之乞銘墓石者非達官則有文學者為之予於茲二者歉焉子顧違時尚必欲得吾銘何哉崑拜且泣曰治命也予悲而許之按狀君諱京字宗大姓黃氏別號弦溪世為崑山人曾祖順祖謙

父琳號足庵中景泰癸酉鄉試仕至河東運司同知
妣莊氏鄞縣人君少秀穎隨任河東河東鹽池三門
豪右規利者塞其二足庵白御史奏復之因致譏罷
職君毅然欲赴闕白其冤足庵止之其材器已萌孽
於此矣既冠入鄉校未幾以例卒業太學授南京飛
熊衛經歷飛熊實江北屏翰然地陋且僻廨署圮廢
官吏總總無序君至設法漸之仍復舊約束儀度肅
然時流賊衝突不常飛熊軍民雜處漫無主者懼欲
他徙君諭止之且爲立番伍嚴警備君時巡省奬勸
譏息賊至攻弗能入遂引去一境賴以寧戢越三年
考最膺 勑命階徵仕郎自是上官自南和伯而下

遇事梗澁輙召君君往来留都册事勞止九載秩滿
陞福建布政司理問閩安等鎮海盜久侵擾所司不
能制鎮巡三檄君按治君密察徐處且禦且撫害尋
息每歲軍餉多愆期或以不均致亂藩臬復專委君
董其事蔵口無敢譁者由是政聲卓起屢承旌賞六
載考績抵家將北上以積勞感疾遂不起君體貌豐
偉言動閒整宜享遐算而年不滿下壽調繁理劇徐
應曲中宜膺重任而秩不過六品嗚呼惜哉其生成
化戊子某月日享年五十有八配王氏有賢行封孺
人生女一 適舉人方棨寔子子側室王氏生男二 即
昆娶曹氏唐氏生女一 適長史周承勛子復廣銘曰

豐而形弗延而斂畀而能弗顯而名與角去齒羽[illegible]
則并吁嗟乎弦溪族自慰于兹銘

倪可琴墓誌銘

予與伯兄矯亭為諸生時所交為倪君德成支君適甫顧君九和陳君邦輔凡六人朝夕聚首以道義相切磨友愛直猶兄弟予嘗著六友說君齒最長自適甫而下皆以兄事之君諱紹宗字德成號可琴世為崑山人弘治中割籍太倉君質性朴茂若於問學補邑庠生部使者第素行純駁拔推君第一然制於命每試輒不利遂見黜于歲爭延為塾師師道嚴整撤鬈擁臯座諄諄教戒童冠信而服焉晚年益安於命

一切勢利榮辱不經於念見齷齪諂笑輩惟恐形迹不遠事父樂善翁母金氏以孝聞雖貧不廢色養處昆弟怡怡無間言蓋鄉之善士也配陸氏卒繼柴氏生子男三長鶴娶朱氏先卒次善述贅陳氏次善諭女二嘉靖戊子九月九日君以脾疾卒於正寢其生成化戊子七月十一日享年六十有一善述卜卒之明年十一月四日奉君柩窆於黃滄涇合陸孺人之兆持適甫狀來乞銘嗚呼予六友者翺翔黌舍皆以霄漢自期鐇亭以庶子爲太常卿九和以學士爲詹事府詹事次則邦輔以貢士知桐鄉適甫以歲貢將有祿仕而予亦以御史爲按察僉事惟君樹德獨優

而老於窮困或謂必享遐壽以爲善德之報而今已矣造物者謂之何哉銘曰

德以基福而福則艱德以致壽而壽則慳在人若易在我獨難嗚呼可琴命也則安

許應乾室張孺人墓誌銘

嘉靖十年十一月某日吾甥女張孺人卒甥婿許應乾卜明年某月日葬于邑東祖塋率二子来乞銘拜且泣曰孺人姓張父德聲母方年二十歸載時載父鷴隨翁廢不足孺人初入門即傾篋代償逋負載母每出孺人脫衣飾華其行一日忽被竊去孺人更具以進略無難色戒祖母顧外祖母金年皆八十餘孺

人迎養焉謹病且卒殯斂不靳費蓋其性孝如此至
事其父母愛敬如在室時母遘疾孺人共寢處侍湯
藥連月不倦既沒旦夜號哭失聲因感心疾里巷呼
爲孝女載素業儒拙於謀生凡內外百費皆仰給孺
人孺人督男女耕織而躬自紡績無間寒暑指爲凍
裂輒以湯沃之後卒業自奉甚薄而享祀宴餽豐腆
人不見其貧然終以憂勞疾日劇腹脹遂不可治載
父母視之泣訴平生以窘乏弗克竭甘旨之養爲恨
而猶幸得見吾母於地下其孝思有沒齒不忘者距
其生成化乙巳某月日得年四十有七子男二長昌
國娶周繼娶夏次燮文聘華國娶范俱庠生女二長

男一女二惟先生以懿親知之爲詳𦍑(?)賜之銘以弁不朽嗚呼吾甥之行可稱者不止此然舉其孝之大可以該其細矣辛苦拮据既不獲安享溫飽又不克一見夫子之成立以舒其抑欝寂寥之懷誠可痛也然應乾以善人賓履者幾三十年不至反目二子皆以積學脩行將顯揚其親吾甥亦可以少慰矣銘曰于處于歸孝恩攸同于事于育永勞厥躬福不逮德命也則窮夫良子賢其塞或通厥幾孺人慰于幽宮

任漢才墓誌銘

嘉靖癸巳四月二十日予友任君漢才卒卜五月某日塟于某其字圩新學其子學禮輩奉庠友文通甫狀

来乞銘按狀君諱奇字漢才號庸齋父某例受七品
散官母某氏世居崑城東南隅君夙稟異質治詩經
補縣庠生累試弗偶與子伯兄太常公及吏侍未齋
顧公友善君性孝天至事父母愛敬弗替推親親之
心延養其姑服事其兄嫂又推其所餘贍族君子謂
其善施恩方銳志進取期旦夕顯融以光大其門户
部使者以限年除名有司因擬以役事君怡然受之
外應百務而退益肆力於學術圖後舉然終以憤鬱
成疾竟不起其生成化庚子九月四日享年五十有
四配王氏先卒子男四學禮娶姚氏學詩娶歸氏學
文娶龔氏學謙聘陸氏女二孫男二曰邑安女二二幣曰

君於諸友中齒最少日質秀學勤謂功名可以立取
造化者旣鑿其名不使顯於甲科又奪之以去皆君
所未解也銘曰
耕則勤矣穀不遂兮器則利矣匪終秘兮學成譽聞
造物忌兮嗚呼廓齋永賚志兮

金母范孺人墓誌銘

嘉靖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金母范孺人卒越十日
乙酉塟于夜字圩新塋其子琨有幹才嘗爲予經紀
家事因衰絰踵門而請銘母姓范氏與予室人兄弟也
世居崑山南濱里祖俊以上壽享冠服父永康翁母
蔣氏母性慈孝寡言笑重舉止爲翁所鍾愛擇壻金

寧養於室翁得子鑑晚母乳之保護周至竭力奉父
母甘旨翁患嘔逆將瞥而痿母旦夜侍湯藥不少懈
鑑亦羸弱多病母代爲持家政上下無閒言猶能以羨
餘濟窮乏故人人稱母賢可謂德婦矣其生景泰七
年九月二十八日享年六十有八子男二長璇娶辛
氏次即瑆娶徐氏繼趙氏女三適沈鑑孫容楊宗吉
孫男三長文次武次斅女六適張翊毛瑆胡周餘尙
幼曾孫男一嗚呼世有貎悍婦無一可書而侈譽貫
富其歿也紛飾纍銘以誣人人若母之賢則泯而不
聞非銘誰則知之銘曰
惟蘭之馨生彼窮谷其馨罔知或侮樵牧惟母之賢

聯而弟明爰勒墓銘無闕司馨

沈居善墓誌銘

嘉靖辛卯九月六日沈君居善卒越五日葬于其居之東祖塋君弟惠卒君子霖來乞銘君諱蘭字居善世爲南新瀆里人祖達祖母李與先太安人朱兄弟也父臣母范與予室人兄弟也君早喪母事繼母曹曲盡愛敬處兄弟族黨怡怡無間言有司每鄉例舉善惡各一人君獨以善人舉再舉爲鄉約長衆謂得人予嘗愛其性純而才良以家事付之凡錢穀出納無毫髮欺隱其卒也繼母哭盡哀其弟妹撫棺號慟送葬者皆嗚咽不忍御酒肉可以占君之爲人矣其

生成化乙巳十二月九日得年四十有七配潘生子男二長即震娶凌次雲聘嚴女一孫男一嗚呼君之父以善名于一鄉而君克承之君以善舉於上官而震克承之三世一德君宜享有永年而僅止此惜哉然有子有孫克世其善以保有成業亦可以瞑目矣

銘曰

謂善必報乃寒其壽謂善不報乃昌其後譬彼腴田既耕既耨乃獲有秋爰實爰秀君子君孫食報惟厚享其蒸嘗百千祀久

王汝執墓誌銘

予藝師王君之韶一日出其七世祖德美墓銘爲元

名人顧仲瑛手筆知君上世多善人德美四傳至思敬生瓛即君父也母谷氏正德丁丑忽遘疾君憂悸不欲生又貧不能致醫乃自檢方書手抄口誦務欲起父死然勢亟弗濟也竟以十二月五日卒君哀慟踰禮自爲狀来告曰先考諱瓛子汝執世居殿山全和潭之西洲里幼穎敏爲錢氏贅壻力田治生教不肖輩讀書不惜費性氣朴實不喜粉藻故人初目爲愚終不忍欺也生景泰某年月日享年六十二先娶錢氏早卒繼孫氏唐氏子男二長即不肖娶陳氏沈氏次恩娶黄氏孫男三伯沂娶項氏孟沂娶[illegible]宗沂娶蔣氏女五不肖卜卒之月二十日葬須浦之

原祖塋敢乞銘予哀其志之勤也爲之銘曰
有先則傳有後則賢是繼是訓無忝後先茲用勒石
以垂永年

桃源尹任君墓誌銘

嘉靖壬辰九月某日湖廣常德府桃源縣知縣任君將赴官忽以疾卒于家越二年甲午某月日權厝于北小虞浦祖塋其子蓋臣自爲狀来乞銘拜且泣曰治命也予與君同里閈君與予子築同舉于鄉義不得辭君諱太字抑之別字霽南世居崑之石浦後徙城東南隅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母某氏君幼有大志早失怙奉母以居鰥煢荼苦百艱備嘗然不肯[illegible]

學補縣學生奉例再補太學生君性嚴氣高不欲與
凡衆人同里胥因中以役君曰應幹公府夜焚胥伊
吾學既成領乙酉鄉薦於是諸侮君者皆悔恧來謝
君笑而遣之君孝友天至寓京師忽母疾亟心動馳
歸竭力調攝歿之日號毁逾禮服既釋每有感觸輒
嗚咽不能言承母遺訓與女兄居曲盡禮敬及析爨
給以半產正德間歲侵君不忍鄉鄰流移罄所蓄貸
之多所全活見途殍即蹙頞欲起其死一日有老嫗
以失金哭於道君竟償之其樂善類如此與人交傾
情無少留滯故人樂與之交君體幹豐碩才識優贍
方將勇於樹立以畢初志不意一蹶遂仆嗚呼惜哉

生成化丁未某月日年僅四十有六配陸氏生子男二長即藎臣邑庠生娶周氏次良臣娶歸氏女二長適庠生秦鴻訓次適陳爵孫男三銘曰

嗚呼抑之孝立而福違命矣夫才通而途塞時矣夫氣充而運短數矣夫嗚呼抑之已矣夫

孫女方氏墓誌銘

思南守張公長子湖州少府君爲其子必升擇配于長孫女許之女姓方氏字英秀婉嫕靜嫻動不苟承上接下皆有禮度年十九歸於張則以事于夫婦父母者奉其舅姑處兄妹者相其夫子待臧獲者和其家人內外大小咸稱曰賢湖州君多侍媵女處之各

得其懽心故終歲無間言若夫姿不忘紛裕不失倫又其素性也嘉靖乙未春産後痰疾母黃旦夜撫視父榮以會試未反久鬱鬱思之及榮歸而所生子夭逝必升又以事遊留都坐是病加劇至六月二日遂不起嗚呼痛哉推其生正德乙亥十月二十四日年止二十有二必升卜卒之明年閏十二月九日葬于氷壚祖塋予抆淚爲文誌之昔昌黎韓子女拏死於多難倉卒瘞道左柳子厚女和娘卒求爲尼祭以緇褐二公自爲壙誌情甚迫切女之早世若類二女然終於正寢無流移之苦安於正命無緇黃之惑亦可以慰予懷矣銘曰

閒之馨兮其萎則先玉之潔兮其毀則遄温温德人其命則邅宜培而覆吁嗟乎天

姚君夫婦合葬墓碣銘

甫里有善人姚君世寧與其配朱孺人皆以善稱先後謝世卜日合葬于凌庄新塋有年矣君之子愷悌憫其父母潛德弗燿乃樹石墓道執弓姪光禄署丞載道狀來乞銘君諱士安字世寧父昶母張氏世爲甫里善族至君天稟尤厚温然可親平生與人無忤色與孺人賓處者四十年未嘗久日而孺人順承君志執婦道日處閨中人不識其聲容君贅於朱年恬鄭重與藥齒糵不出怨言皆責適嚴君忻然受之儀

人內外訓護失或遷怒孺人又欣然受之一時齊驗之名藉藉鄉里以爲美談其他士行婦德可以爲世勸者多不能述君生於正統十二年四月一日卒於弘治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享年五十有七孺人生於正統八年八月五日卒於正德十一年十一月二日享年七十有四生子男二長即愷娶吳氏卒繼娶刁氏次即悌娶徐氏卒繼娶金氏女一贅周和先卒孫女四長贅吳涵吳出次適龔濂徐出次贅周寅次適陳廷奎金出孺人與吾母太安人兄弟也銘惡敢辭銘曰

終風之暴夫道則違晨牝之索婦道則虧嗟嗟姚君

夫婦倡隨偕善齊賢鄉評聿歸德人遐逝玉毀蘭摧峩峩新阡百祀弗頹

二母墓表

二母者先太安人養女也大母周姓字妙玄爲吾昆人性寬重寡言笑執事慎而有恒人不見其喜愠事太安人如母無頃刻不侍側太安人重之亦不名蓋德婦也次母盧姓字喜吳縣人性敏達太安人每事委任無不立就又善保育孩幼自予兄姊而下皆受襁褓恩至兄子姪尚賴乳哺蓋才婦也大母適張成生二子立正次母適梁進生二一女贅婿盛淸大母生景泰某年月日卒嘉靖某年月日享年八十有九次

母生景泰某年月日卒嘉靖某年月日享年八十有
八卜嘉靖某年月日葬其字圩祖塋次母葬文字圩
新塋相去不半里嗚呼予見人養子女百計欺僞其
[illegible][illegible]於子所謂息焉盜貸者比比然其終有丐於市
者視二母者終有後可多得哉故合而爲文以表其
墓

亡室封孺人范氏墓誌銘

嘉靖戊戌正月二十九日亡室人 封孺人范氏卒
兒子築赴試事未竣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弗獲與永訣哀痛
靡極不忍其母遽去卜兆[illegible]阡于澠子里祖塋之西
冀朝夕望而依焉越明年巳亥十月六日奉柩安厝

予杖淚敘而銘之范氏世居崑山平樂里孺人大父儉贅于新濱陳氏因家焉父安母蔣氏孺人自少得異稟世務無閒巨細不教而能事之成敗人之真僞測之皆得肯綮人服其明甫笄歸予事舅姑即以孝聞正德中值歲大侵予兄弟分仕南北二親在堂孺人竭力奉養日具酒肉不知有荒歉憂先禮部嘗形之詩歌至以崔母唐夫人比之於是孺人賢孝之聲隱隱起士夫閒從予京邸每念先太安人淚輒盈睫未半載即謀南歸太安人得火疾旦夜侍湯藥百方醫禱與同寢處者三月每自摩其足疾少瘥忽先禮部捐養孺人哀然一身經理喪事百費具給棺殮卹

禮憂勞萬狀予以是心感之服除予便養告歸南太安人復得脾疾予棄官潛歸省視太安人命孺人促予行孺人泣曰君第往倘不諱身後事我能代之毋慮也卒果不食言每歲墓祭號哭移時族隣皆感泣人咸曰孝婦孝婦至其言也簡而靖其動也節而當其於賓祭也敬而慎其幹家也儉而勤厚姻黨則其仁可依訓子姓則其言可法處臧獲則其度可守雖百務紛糾應以閒暇無不曲中蓋所謂女丈夫也予也迂踈無成多過而寡訣賴孺人匡輔寔多不獨無內顧憂而身心之益日助月滋有人所不知者焉嗚呼今不可復得矣其生成化乙未八月十一日享年

六十有四子男二長即箓嘉靖乙酉科舉人娶黃氏福建布政司理問[illegible][illegible]文次範聘陸氏義官鼎孫女庶出女一適翰林編脩王同祖孫男一元儒縣學生娶朱氏太學生希陽女孫女四長適太學生張必升湖州通判承秀子先卒次適太學生陸鳴阜嚴州推官愚子次許魏希直光祿典簿庠子黃出次許楊允迪江西按察司僉事伊志子庶出銘曰

嗚乎孝爲百行之先舉其一可以見其全吁嗟孺人胡不永年

李仁山墓誌銘

嘉靖庚寅七月十一日予友李君仁山以疾卒越八

日其子曾期來柩塟于馬鞍山西麓至嘉靖某年月
日改塟于某處祖塋既竣事乃自爲狀來乞銘李氏
世居崑之積善鄉孫家浜　國初徙居東關曾大父
道禎大父裕以高年　錫章服父仲和號集義以耆
儒與鄉飲母蔡氏繼母杜氏君諱元壽字仁山號康
野自幼禀賦純篤年十三集義府君授以字學君承
命惟謹日夕窮力求古名人字帖咀嚼倣摹務得筋
髓出入歐顏希踪智永皆獲旨趣作詩簡古多警句
然爲人謙默恭慤若無一能者大家爭延爲塾師君
以師道久廢慕胡安定教法每弟子及門即授以小
學曰此做人樣子率以身先之於是君賢聲藉藉有

司脩縣志及碑刻文字必經君手筆巡撫三原王公江右彭公皆見禮重正德癸酉君抱藝遊京師時貞菴周公按山西薦書堯廟諸碑桴齋顧公著稽古治要録君爲書以進　孝皇稱其端楷故所識益大以肆己亥冬聞集義府君訃君卒南奔喪葬如禮事繼母以孝聞嫁二妹咸使得所其他厚宗黨交朋友訃子姪皆有常度不肯少自茍晚年益尚恬隱手植松一株日撫摩其下或呼酒獨酌高歌少陵詩以自娛雖處不足優然若有餘也可以爲鄉之善士矣其生天順甲申正月二日享年六十有七娶龔氏生子男二長即曾期娶項氏庠生共辰孫女次曾述娶周氏

女三長適徐臣次適姚參俱卒次適庠生徐伉翰登男三服休聘某氏服采娶陳氏一尚幼孫女三長許黄其餘未字銘曰

書法承傳推顏及米孰闖其門君獨賈勇小學之書輔翼六經孰見其大君獨服膺師道之衰繩矩日替肅肅胡公君獨善繼脩此三者卒爲善人身寠名通取重縉紳冊卜幽宮瘞此良友我爲勒銘昭示永久

問菴禪師生壙誌銘

予聞之長老云我上世卜塋地遇異人云塋此後必有顯者且出高行僧予叔祖嗣南宗住持景德寺以詩字取重士夫用薦至京師從雪峯禪師爲弟子後

予族兄勤出家牛塘壽聖寺改諱完淳號古風其詩字頡頏南宗及予兄弟皆以甲科發仕則地理之說果驗矣古風之徒曰宗學者字尚儒號問菴俗姓張氏松陵曹溪官族也年十三從古風學詩遂精釋典因收爲徒其存心也靜而不擾其戒行也嚴而不隳其於焚脩也勰勰然若真有佛世尊臨之在上檀越仰之誦禮一以誠敬應之不敢少自肆於是暨磬耤藉四起正德中領劄住持杭之勝果上信而下從之葺殿宇脩器具與其徒方璉同心殫力忌著勞績旣歸即以家事付璉闢一靜室焚香默坐心慕上乘其高標峻節大抵皆古風之遺也可謂善述者矣古風

予世予兄弟愛間菴之爲人每至蘇必假榻焉予兄
太常公嘗稱之曰墨名儒行者也其生成化壬辰某
月日今年壽七十即營生壙自爲狀来乞銘昔明因
禪師造生塔歐文忠公爲誌其始終言行之詳至於
今取重焉予非文忠其人也然間菴之清脩不忝於
明因是宜銘銘曰

行儒名墨乎而此其失乎而彼其得乎而南宗古風
乎而其儀不忒乎而吁嗟間菴善述乎而